

# 流火季

侯波  
著

/ 上 /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流火季

L I U H U O J I

上册

侯波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流火季：全2册/侯波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 - 7 - 5513 - 1534 - 0

I. ①流… II. ①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8 ) 第252098号

## 流火季

Liu Huo Ji

作 者 侯 波

责任编辑 申亚妮 蒋成龙 姚亚丽 张 笛

封面设计 张洪海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707 千字

印 张 47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534-0

定 价 98.00元 ( 上下册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029-81206800

出版社地址：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1388号 ( 邮编：710061 )

营销中心电话：029-87277748 029-87217872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中华文明进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意义。对这个地方了解越多，敬畏也就与日俱增。

——欧内斯特·波尔斯特·史密斯《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

## 引 子

这些资料是我从一个邻居那里得到的。

他和我同住一栋楼，我认得他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我们很少说话，我到现在都不记得曾经与他说过什么，只记得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楼下的院子里，出现在那方阳光里。他这么稀罕这方阳光，我因此认为他和我一样，也是住面西的楼房。这样的楼房总是早晨没有阳光，下午阳光充裕，俗称西晒。

那段时间我有病，需用中药来调理，老吉就给我推荐了一位姓顾的中医。那中医说我肝火旺，阴阳失调，给我抓了五六十服草药。因为每天要煎药喝，我索性就上午请了假，下午才到单位去。每个清晨，在等待妻子煎药的这段时间，我总会拿本书下楼来，在院子里看阵书。然后我就发现了那方阳光。

和所有的小区一样，院子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高楼，但每天早晨九点多的时候，院子里准时会有一方阳光。这方阳光，从上往下缓缓移动，很快，一半打在西墙上，一半打在地上。这样的状态会持续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太阳就会继续移动，方块逐渐上升，直到一幢大楼的黑影将这个地方又全部罩起来。

就是在这方阳光里，我认识了这位老人。每天清晨，会有一个纯朴如阳光般的农村妇女将他用轮椅推到这里，然后给他整理好衣襟，让他坐着。她呢，则坐在一旁的小凳上绣自己的十字绣。

老人不说话，神情呆滞，嘴角有些下垂，使人禁不住担心会有涎水流下来。显然，他行动不便，也似乎不会说话，眼睛尽管睁着，但既空洞又迷茫。他的头能转动，有很多时候他都会扭头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但从不说一句话。

咋啦，脑中风啊？我曾经试图和他说话。几年了，越来越不行了，前年还有些意识，去年就不说话了，大小便都在床上呢。中年妇女红着脸膛嘎嘎地说。带老人和小孩可不一样。小孩吧，这么小一点一抱就走了，拉点屎，一擦也完了；可老人，身板子还这么重，一拉那么一大摊……显然这是位保姆，是那种心肠很好但说话没有边际的农村女人。

我望着老人，他的身材很高大，脸上却有一种病态的虚胖，浮肿是那种常年躺在床上缺少阳光的病人特有的面部特征。他听着中年妇女唠唠叨叨的这些话，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这使我觉得老人活得也许只剩本能了，别人的世界、别人的话语已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对于他来说，现在存在的也许只剩这方阳光。

再坚强的人，老了就都不中用了。妇女说。

我是不屑打听他人隐私的，在这座钢筋与水泥组成的城市里，所有的人关起门来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急急匆匆，没有人愿意和你交流，或者愿意听你唠唠叨叨地诉说你自己的故事。你去敲开每一扇门，面对的都会是一张张充满戒备的极不耐烦的面孔。

所以我不说更多的，而是把凳子移到一旁，看自己的书。之所以移动凳子，是因为我整天喝中药，身上老有股药味，怕惹人厌。好在农村妇女也不再说话，她也坐下来，掏出针线开始绣十字绣。

就这样，我和这位老人还有这位中年妇女一起待了有一个多月。

中年妇女每天推轮椅下来，总会帮老人把衣襟整理好，然后把轮椅上的两根带子解开。这带子是用来保护病人的，老人坐着，似乎是完全没必要打开的，但她却打开了。这个细节使我猜想到每天这个时段，老人很可能不愿意待在家里，只有待在这方阳光里，他才舒心，才会乖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每天，我在这里待上大约一个小时，妻子就会发短信来：药煎好了。我就离开。而我一离开，老人也马上就离开了。

我和这位老人的交往仅限于此。

一方阳光，两个人：一个垂危的老人，一个苍白着脸的年轻人；一个对于世事早已茫然的人，一个不知道世事为何物整天沉醉在书本中的人。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的身体渐渐恢复，精神也好起来，不再夜夜失眠，中药也不用再喝，当然，早晨也不用赶着晒那一方阳光了。然后，每天清晨，我更多地会赖在被窝里翻书看。

但就在那么宁静的一天，一位满脸胡茬的中年人却敲开了我的房门。妻子一打开门，他铁塔一般的身躯就几乎遮住了门口的所有空隙。这个男人用蛇皮袋子提着一大包东西。他身体非常结实，红脸膛，说话瓮声瓮气的。他说他要找一位读书人，他说他是我们的邻居，就是先前在楼下晒太阳的那位老人的儿子，他要将一个东西交给我们。我和妻子让他进来。让他坐，他也不坐，他告诉我们说，他父亲前几天去世了，在去世前，嘱咐他一定要将这个东西交给我。说着他打开了蛇皮袋子。我和妻子疑惑地望着他，不知道那个蛇皮袋子里会是什么。

红脸膛的男人把东西递过来，我伸手翻了一下，是一些散乱的纸和一些书刊资料，翻的时候就有尘土在升腾。

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接受这个礼物。这个红脸膛的男人看出了我的疑虑，说是他爸要他这样做的，可能见我天天在看书，是个有学问的人。他爸知道自己要去世了，但不愿意这些资料浪费了，就希望把这些资料交给我，它们或许对我是有用的。而他呢，只是在完成父亲的遗愿，并没有任何诉求。就是说，只要我接受了就行，至于接受了以后是留是丢，那都与他无关了。

就这样，这个蛇皮袋子到了我们家。

然后，我就怀着一份好奇阅读了这些资料。这些资料有手写的一些草稿，还夹杂一些书刊资料。从资料中，我看出老人一生在矿上工作，年老了可能喜欢回忆一些往事，于是，就散乱地记录了很多。只是文字水平有限，错别字太多，也时常前言不搭后语，读起来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现在，那么多发黄的资料就堆积在我新装修的房子里，足有一人高，这些资

料散发着一股陈旧发霉的味道，使我不得不过一段时间就摊开来在阳台上晒一遍。妻子曾说，她每每看到这些纸张，就莫名地担心其中会有什么鬼怪精灵蹦出来。这话倒是实话，因为在陕北，人们认为所有古老的东西都是有灵性的。一只龟是这样，一条蛇也是这样；即使一棵树，树龄老了，也会被人保护起来，缠上红红绿绿的布条，逢年过节便有人在树下点起香火。还有一次，妻子看我从书房出来了，她说自己甚至出现了幻觉，觉得我不是我了，而是一个穿着汉代官服、戴着高高帽子的人从里边出来了。

我用一年的时间把这些资料全看完了，有些甚至看了不止一遍。我看一阵，叹息一阵，一遍遍读着的时候，逐渐喜欢上了这些东西。在每个深夜里，在一页页揉皱的稿纸中，在这些散乱的文字里，我感觉到一个个活腾腾的生命在呼吸着，一颗颗滚烫的心在跳动着。我能看见他们的面容，甚至在夜深人静之时，我能听见他们沉重的呼吸声。有一天，水杯倒了，有几页纸不小心被开水烫了，我甚至听到有人在对我说：哎哟，你弄疼我们了！

对这些资料熟稔后，我徒步来到了延长县一个叫烟雾沟的地方。

这里已物是人非。

烟雾沟是条很小的沟，普普通通的，和陕北所有的沟没有什么两样。沟比较窄，两边的山势陡峭，山上长满了荆棘和洋槐树，树下有一些藤蔓在缠绕着。山脚裸露出来的是一些岩石，黑得发亮，坚硬如铁。

在进入山沟二三百米的地方，隔着河有一块平坦的土地。据资料记载，这里就是最早的延长石油厂建厂的地方。史载：1905年，时任延长知县的余元章筹办延长石油厂，他与候补知县孙玉堂一同前往烟雾沟相得贺姓、董姓地坪一块，面积十亩，与贺董二姓议定地价银十两，嗣后在其上建可安置机器并作修理之用的洋式房舍五大间，并修通了延长县城至烟雾沟的十五里山路。但现在，厂房已没有一丝痕迹，当年修建的六孔拱桥也没有了，这片土地已被种上了庄稼。我到了地边，看见在地边缘处有一些瓦砾，大小不齐的瓦块乱七八糟残碎成一堆。从这些残存的瓦砾中可以想见当年这儿曾经有过的一座座低矮的房子。在地块周围有尚未结冰的河流，河水跳跃着，欢快地流淌着，发出一串串欢叫声。

正值深冬，稀稀疏疏的几株未收割净的玉米秆在微风中晃动着，发出呼呼啦啦的声响。地头有扎着白头巾的农民，在寒风中圪蹴着身子，一大群羊正埋头饮着小河里的水。我上前去向那个扎头巾的老汉打听这块地方的往事。

咋价，你说啥？这个有些耳背的老汉把旱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过去啊，老辈子人说这里扎过矿的，公家人住在这里，还有日本人哩，美国人也来过哩。

他们这代人习惯把所有给公家干事的人称作公家人，但关于这里发生的具体事情，他就知道了。

那些厂房呢？那些人呢？那些事呢？我问。

这个放羊老汉像看一个病人似的，用惊讶的眼神望着我：胡屎说话哩，人死了，房拆了，事就没了。

而我却确切地知道，对于一些人来说，这里是没有任何事了，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里的许多事依然存在着，即使时间流逝了，那些瓦房不在了，但事情却永远镌刻在他们的记忆中。比如那个晒太阳的老人，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留给我呢？他都痴呆了，一切世事对于他都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可他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留给我这个他认为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照我的推测，在这个老人还未痴呆之时，他可能想把那些残存在他脑海中、搅腾得他日夜睡不安稳的一些东西留下来。于是，他说给儿女们听，可没有人愿意听，或者他们听腻了，不愿意再听。后来他就想用颤抖的手写出来，可是也没有人愿意看，儿孙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最后在绝望中，他就将这一切留给了另一个人。我真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是那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也许是我的某个眼神，或者是我看书时专注的神态打动了，因此老人在弥留之际才决定把这一切留给我。

如今，这个重担压在了我的肩上。我知道，我只有把这一切写出来，才能不负重托，才能对得起那个在梦中常常站在发黄的纸堆旁望着我的老人。

羊跑走了，放羊老汉骂骂咧咧地去赶羊了。身旁没了人，只有寒风中的玉米叶子在呼啦啦响，有两根电线杆歪歪扭扭的，低垂的电线上挂着一块塑料布，来来回回飘着，像一面旗帜。

那个老人描述的烟雾沟就在这里。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豪情激荡的地

方，是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而我对此行的结果却大失所望，只有老人材料中的那些东西，是活生生的，是可触可摸的。此刻我面对的只是一堆废墟——不，不是废墟，而是一片空白。

我凝坐良久，然后回到了宾馆。

一个人吃过晚饭，天已黑了，独自待在房间。打开窗子，冷空气扑面而来。凝望着窗外，只听见风在空中肆虐，发出呜呜的声音。如今已是阴历十月，气温急剧下降，天气干冷干冷的，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河道里有几棵干巴巴的柳树在窸窸窣窣地晃动着身子。

这时天色已逐渐黑下来了，我没有开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凝望着窗外。一个多小时后，风就小了下来，夜也安静了下来。但就在这时，我听到了门外有什么东西在响。我起身，打开门来看，却什么都没有。我懒得再关门，就那么一个人坐在黑暗中，凝望着黑暗中的门。这时，在一片漆黑中，我分明看见了一个人——不，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个个脸色赤黄，衣衫褴褛，但脸上都流露出一一种坚毅的光芒。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此刻只见他们手挽着手、肩靠着肩，一声不吭地站在门口，都在盯着我看。

我紧盯着他们。近在咫尺，我分明听见了他们的呼吸声，看见了他们坚硬如铁的表情和眼睛里燃烧着的火一般的光芒。就在这一刻，我被震撼了。

神啊！我感叹道。

在这样的夜里，我不再犹豫，而是关了门，打开了笔记本，在白炽灯的光下，开始了我的写作。我知道我在写一群人的秘史，我知道这些人坚硬如铁的表情将重现在我的作品中，也将会永存在世人的记忆里。

我的作品，注定是会传世的。

## 第一章

延长县的高等小学堂位于县城中街的北水沟西岸，由过去的书院改设而成。从外部看起来，像一座庙宇似的。大门是朱红漆刷的，门两边悬挂着一副红底黑字的对联。院子中心有一棵老槐树，巍巍峨峨，枝干、叶子都伸到了外边的街道上，树上有众多的喜鹊窝。唯一和庙宇不一样的是这里没有和尚们念经的声音，少了暮时课诵，而多了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与喜鹊的喳喳声。

放学了，钟声一响，学堂院子里便哇的一声，像炸开了锅似的，一个个背着书包的孩子从狭窄的大门口挤了出来。

最先从门里挤出来的是一个小同学，名叫贺山子，今年十二岁。他挤出大门后，却没有往别处去，而是站在路旁一棵柳树下，眼睛盯着大门，仿佛在等着什么人。过了一会儿，学生都走完了，最后出来了两个大一些的学生——贺学文与张宏霖。这两人出了大门，就朝东一拐，一边相跟着走，一边说着话。

哥——山子叫了一声，连忙跟了上去。

正在和张宏霖说着话的贺学文吃了一惊，扭头看见了贺山子，就问他：你怎么还不回家？

山子说：哥，我想去看日本人。

学文不以为然地说：别给咱爸咱妈添乱了，日本人还不和中国人一样，有什

么好看的？

哥，你不去，那我一个人去。山子说。

不许去。爸妈正干活哩，你去添什么乱啊！小心洪提调骂你。学文警告着说。他知道他这个弟弟是个捣蛋鬼，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山子哼了一声，停下了脚步，不服气地晃着头。贺学文和张宏霖不再理他，两个人只管相跟着往前走。

就在这时，一个女孩子却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她穿戴整齐，细挑的身材，模样儿很是周正。见山子在一旁阴着脸，她就问：山子，你怎么啦？不高兴？

这个女孩子是洪知县的女儿，大名叫洪丹风，由于高等小学堂不收女生，洪知县就在家聘了专门的私塾教师教她识些字。这会儿她估摸着学堂放学了，便来找学文与宏霖玩，却一眼看到了拖着鼻涕噘着嘴的贺山子，便过来安慰他。

哥哥不帶我看日本人。山子说。

哈哈，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他不帶你去，咱们自己去呗。丹风笑嘻嘻地说。

山子不吭声，依旧沉着脸，满脸不高兴。

走走走。丹风拉了一把山子，山子便扭扭捏捏地跟着她走开了。

学文与宏霖两人在前边走，看见了后边的丹风，两人就慢下了脚步。一会儿，丹风与山子就跟上来了。学文嘟嘟囔囔地说：日本人有什么好看的嘛，还不跟中国人一模一样！

哼，离了你，难不成我们就不玩了？洪丹风不服气地说。

不一会儿，四个小伙伴就尽释前嫌了，他们相跟着一边走一边高高兴兴地说着话。穿过空荡荡的石板街，一直往前走，走了好长时间，他们来到了一条小山沟，沿着小山沟往里走，就到了标有“延长石油官厂”字样的大门前。

透过木栅栏做的大门从外往里看，院子里乱七八糟堆放着一些叫不出名的东西。厂子分为东西两边，东边是厂区，西边是工人的生活区。厂区内有机器在轰

响着，有几名工人在弓着腰忙碌着。西边的生活区院子里空无一人。大门上拴着一条大黑狗，看见他们四个人来了就汪汪地叫个不停。

妈——隔着门，山子喊叫道。

妈——隔着门，学文也在喊叫。

叫了一阵，院子里什么动静也没有。几个孩子失去了耐心，便手抓着木栅栏门摇晃着，大声喊道：我们要看日本人——我们要看日本人——

一会儿，靠近生活区最右边的一个房间门开了，一个少妇伸出头朝这边张望了一下。她勒着围裙，显然正忙着做饭。她看见这群孩子了，便回到房间去，脱了围裙，然后搓着双手朝这边走了过来。她高高的个儿，红润的脸膛。看见孩子们，她喜得合不拢嘴。她一到木栅栏门前，狗就不叫了，而是讨好地朝她摇着尾巴。

妈，我们要看日本人。山子看见了她高兴地说。

可不敢说，不要让人家听见了。她制止住了孩子们喧闹的声音。

妈，我不让他来，他硬要来。学文到底年龄大些，懂事些，他压低了声音说。

还不跟咱中国人一模一样啊，只是说话呜里哇啦的。少妇说道。

妈，我们就看一眼嘛。山子说。

姨，我们就看一眼，我们不捣乱的。丹风说。

她是洪提调的女儿洪丹风。学文介绍道。

是洪提调的女儿啊，那快进来吧。少妇高兴地说着，打开了木栅栏。当此之时，洪远峰任延长知县，兼任石油官厂的提调，也就是厂长。学文的父母亲和他都熟悉，见丹风也来了，学文母亲便连忙让他们进来。

少妇打开了门，把四个小孩子一一放了进来。她一边在前边走，一边安顿道：不要乱跑啊，小心日本技师发脾气，都到厨房去啊。

四个孩子听到了这句话，就都慢下了脚步，一个个像小猫似的屏住呼吸，只是眼睛骨碌骨碌地四处张望着。少妇领着四个孩子穿过厂区，一边走，一边说：日本人可厉害哩，常常发脾气，嫌饭菜这不好那不好的，可难伺候哩。他们动不

动还闹罢工哩，一罢工，机器可就转不了了。全厂的人都怕他们哩，洪提调也得让着他们几分，因为生产不出石油，就没法向皇上交差。你们可不敢乱动啊，别惹他们不高兴。前天厂里有一个工人和日本人争执了几句，这阵还被关着呢。

四个孩子听得这话，就愈加害怕了，一个个乖乖地跟着她来到了生活区这一边。

走到厨房门口，少妇对孩子们说：都站在这里，不要乱跑，不要乱动啊。喏，对面那就是日本技师。

四个孩子在厨房门口像小鸟似的站成一排，朝对面张望。只见对面是几间普普通通的房子，有一间敞开着门，从门望进去，看见房间内并不像普通老百姓那样盘着炕，而是支着张大床。在靠近窗户的地方放着一张桌子，一个矮胖的日本人，正坐在桌前聚精会神地翻看着一本什么书。

学文和丹凤都见过日本人，因此并不觉得好奇。只有宏霖与山子好奇，宏霖问道：他咋不抬起头来呢？他长什么样啊？

学文说：跟咱们一模一样的，一共七个呢。有一个瘦的，戴个眼镜，说话嗓门挺大，总嘻嘻哈哈的；还有一个胖子，足有二百斤。我那天看见两个日本人和咱们的工人一起收工回来，脸上糊得黑乎乎的，根本认不出是日本人。

学文妈忙着做饭，四个小孩子站在门口像四只小麻雀，叽叽喳喳的。他们等不到房间里那个看书的矮胖的日本人抬起头来，多少有些不甘心。几个人说着说着就打起了赌，猜日本人到底发现了他们没有。

他看什么书啊，那么专注？丹凤问。

肯定和石油有关呗。学文答道。

这时，这个矮胖子旁边房子的一扇门忽然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瘦高的日本人从门里走了出来。这个日本人个子挺高，穿着一身黄衣服，戴着眼镜，脸上倒蛮和气的。他出了门，站在门口，瞧见了几个孩子，嘻嘻笑了一下，便朝隔壁呐喊了一声。那个矮胖的日本人听到喊声，就应了一声，放下书从门里出来了。

两人就站在门口呜里哇啦地说着话。

四个小孩子看到这一胖一瘦的两个日本人都觉得十分有趣，又听到他们呜里

哇啦的说话声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们的过来。瘦高个日本人打了个让孩子们过来的手势。

孩子们看见手势虽然明白了，但没有人动，都嘻嘻哈哈地站着。

那个瘦高个对矮胖子说了一句什么，两人便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矮胖子就回房间了，他拉开抽屉，从里边拿了一些东西，然后又出来站到了门口。这回，他将手中的一样东西扔在了当院。当的一声，孩子们都看清了，是一文钱。

你们的去捡，捡到的就是自己的。瘦高个日本人似乎能凑合着说一点中国话。

孩子们虽然听明白了，但是没有人去动。

矮胖子不甘心，又呼地扔出了一枚，那枚钱在空中画过一道弧线，在地上滚了几滚，就落在了中间。

瘦高个再一次示意孩子们去捡。

哥，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去捡啊？山子扭头问。

孩子们面对这种情况都傻了。

当——又是一枚。

我们去捡吧。山子说。

对面的两个日本人嘻嘻哈哈的，打着手势鼓励孩子们去捡。轻松的氛围使几个孩子心里都没有了防线，个个跃跃欲试。

当——又是一枚。这回是那个瘦高个从矮胖子手中抽出来一枚钱，又扔了过来。这枚钱落地以后，就歪歪扭扭地往前滚动着，一直滚到了山子脚下才停下来。

就在这时，厨房里做饭的少妇出来了，她依旧勒着围裙。她一出来，看到了这一切，一下子就明白了。她说道：学文、山子，你们都回去呀，回去干活呀。接着她走到中间来，将几枚钱一一捡了起来，走过去递给那个矮胖的日本人，说：把你们的钱拿好，你们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赚点钱也挺不容易的。

矮胖的日本人因为少妇扰了他们的兴致，就很不高兴，冷着脸，并不去接

钱。少妇便将几枚钱一一摆在这个日本人房间的窗台上，然后扭过头来对孩子们说：快点回去吧。各回各家去，喂猪去，喂牛去，喂鸡去吧。

几个孩子听到这话便一起扭转身子离开了。大家边走边不约而同地几次回头张望着日本人。

紧盯着孩子们走远的背影，两个日本人耸了耸肩膀。

几个孩子离开了厂子，却并没有回家，而是登上了烟雾沟的山。正是冬季，草木已衰，山坡上草已全部枯黄。站在山顶，可以瞅见山下有一群人正在忙碌着，那是工人们正在打油井。

爸爸——你在哪儿——山子喊道。

爸爸——我们在这儿——学文喊道。

叔叔——我们都在这儿——丹凤与宏霖也喊道。

学文、山子的爸爸贺振生，此刻正在山下同工人们一起打油井。日本人将油井的核心区域用帐篷围着，不让工人们看。贺振生此刻只能同工人们一起清理一些外围的石头、土块等。先是有工人听到了孩子们的喊声，看到了孩子们，认出了是贺振生的两个儿子，同时还隐约看到旁边站着一个女孩儿。这个工人便指着孩子们的身影对大家说：快看，老贺的儿子还领着个儿媳妇呢。听到这话，一群脏兮兮的工人都抬起了头，看到了山顶上的几个孩子。有人认出了那个女孩是洪知县的女儿，便开玩笑说：哟，老贺啊，你儿子攀上高枝了呀，那可是知县的女儿呀，你娃娃要成驸马了啊！

快不敢乱说，娃娃家在一起瞎玩哩。贺振生吓了一跳，赶紧制止了工人们的话。

哈哈。一群工人看着贺振生窘迫的样子，都笑了起来。

其实，像贺振生这样老老实实的人，本来是可以平平淡淡过一生的。他先前种庄稼，能吃下苦，冬闲时便打些柴来卖，贴补家用。他有个同样勤劳能干的媳妇儿，有一对儿子，光景过得还说得过去。然而，他平静的生活却被一次意外事件打乱了。

1906年刚过得年，天气还寒冷，趁冬季农闲期，贺振生打了些柴来集市上卖。集市上红男绿女，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到中午时分，忽然人群都向南门奔去。贺振生一打问才知道，小县城来了几个日本人，大家都赶着过去凑热闹。其实，早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民间就疯传着日本人要来延长了。日本人长相如何，身高如何，器物大小，等等，人们传得津津有味。此时的贺振生也是一时好奇，就跟着大家也往南门赶。一到南门，便见这里被围了个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的。贺振生个子高，就站在后边张望着。只见前边的余知县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后边跟着五六个人，有骑马的，也有骑驴的，一字儿从南门缓缓进来了。旁边的人指点着说，前头骑马的是余知县，后边几个是日本人。贺振生看那几个日本人，发现和当地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胖的胖，瘦的瘦，矮的矮，高的高，倒也相映成趣。这些日本人似乎对众人的围观兴致盎然，一点也不介意，一边得意地招着手，一边还互相呜里哇啦地说着什么。

马队往前走，人群往后退。就在这时，夹在中间骑马的那个矮胖的日本人朝前边骑驴的瘦高个说了一句什么，那骑驴的似乎不以为然，回敬了一句，这个骑马的日本人就拿起马鞭顺手在那个瘦高个骑的毛驴屁股上抽了一鞭。毛驴吃了疼，一下子蹦了起来，蹄儿乱踢，没想到一蹄踢在了余知县骑的马身上。紧接着是一串连环反应，前边的马吃了疼，就嗷地叫了一声，直冲人群而来。围观的人群一看马冲来了，立刻如大海中的波浪一样，分成两拨，朝两边散去。腿脚不利索的来不及散去的就被挤倒在地了。尤其是处于前排看热闹的娃娃，一下子就倒了好几个。

人群一散开，本来在后排的贺振生就到了前排。他看见马狂奔，马上白发苍苍的余知县手忙脚乱，脸色苍白，当时就着了急，一时也顾不得多想，一下子冲出人群，跑上前去，两手扯住了马尾巴。

马往前挣，他往后扯，中间是一条马尾巴，和拔河似的。他全身的力量都朝后扯着，那马挣扎着，但任它怎样费尽力气，两个后蹄竟然怎么也弹不起来。这样，双方相持了三四分钟，那马竟然不挣扎了，在原地停了下来，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